

赵丽宏 著

作家出版社

赵丽宏散文

上

唐詩人中最正經者當屬
杜子美其詩中悲苦甚多又
昔時東坡留字贈人偶書杜
詩卻有奇選其詩云黃四
娘家花滿蹊千枝萬枝^其壓
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羞恰似黃四娘
何人青樓一女子也杜甫選
其入詩東坡擇其入書
豈不怪哉深想其家正常人
間之美氣象千萬雅俗共
賞方是美中之最

替未歲末詩集
小品有咸美家

赵丽宏散文选

赵丽宏

赵丽宏散文

上

赵丽宏散文选

赵丽宏散文

上

赵丽宏 著

作家出版社



赵丽宏简介

赵丽宏：散文家，诗人。上海市人，1951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六十余部。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他的不少散文被选为国内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还被选入香港和新加坡的语文教材。

唐詩人中最正經者當屬
 杜子美其詩中悲苦甚多
 昔時東坡寫字贈人偶書杜
 詩卻有奇選其詩云黃四
 娘家花滿蹊千枝萬枝_其壓
 枝低留連戲蝶時舞
 自在嬌鶯恰啼黃四娘
 何人青樣一女子也杜甫選
 其入詩東坡擇其入書
 豈不怪哉深想其家非常人
 間之美氣家千萬雅俗共
 賞方是美中之景
 庚子歲末_{庚子歲末} 趙麗宏
 小品有戲焉

赵丽宏手书

赵丽宏 著

作家出版社

赵丽宏散文

上

唐詩人中最正經者當屬
杜子美。其詩中悲苦甚多。又
昔時車馬官字贈之。偶在杜
詩中亦有奇選。其詩云。黃四
娘。愛花。花滿蹊。千枝萬枝。壓
枝低。白。黃。連。戲。蝶。時。舞。舞。
自在嬌。鶯。恰。啼。啼。黃。四。娘。
何。人。種。樓。一。小。子。也。杜。甫。以
其。入。詩。東。坡。擇。其。入。書。
豈。不。怪。哉。深。想。其。家。正。常。人。
間。之。美。氣。象。千。萬。雖。俗。共。
賞。方。是。美。中。之。景。
房。本。前。十。年。作。始
小。品。有。以。是。名。

目 录

目 录

上

小鸟，你飞向何方 1	
沅畔	7
旷野的微光	29
队长	33
写字	39
青鸟	46
永远的守灯人	52
合欢树	59
蟋蟀	65
遇鬼记	68
猎鸟	74
我和水稻	
——《插队杂记》之一	78
野风鸥声	90
自新大陆	97
羊	103

天籁和回声	111
纺织娘	128
偶像的崩溃	135
诗魂	138
太阳鱼	145
秋风	152
海量	158
峡谷	162
炭火，燃烧在雪地里……	167
小黑屋琐记	173
死之余响	178
太平湖记	186
遗忘的碎屑	189
热爱生命	212
不褪色的迷失	216
野菜、蝉和鳊鱼	221
童年笨事	226
战马蜂	232
躲进书里	236
独轮车	243
窗	246
我的坐骑	249
名字	253

目 录

学步	256
死，是可以议论的	259
卖残忍	263
别了，钢琴	266
白发	273
蛇	276
挥手	
——怀念我的父亲	280
愿变成一棵树	289
亲婆	295
母亲和书	308
二寸之间	312
无言的回旋	315
音乐的光芒	321

下

莫扎特的造访	325
无形的手指	330
钻石和雪花	332
和古人对话	339
天地之间	343
流水和高山	346

大师的背影	353
巴金的春天	360
不熄的暖灯	
——怀念冰心	364
古瓷四品	368
智慧女神	372
玛雅人	377
为石头流泪	380
阳光穿过树林	385
城市之美	388
当我看着你时	399
圣母和民女	404
苍蝇	409
冰霜花	411
致大雁	415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	420
孔雀翎	423
生命	427
宁静	430
光阴	434
沉默	436
敲门	438
历史	443

目 录

诗意	446
面孔	451
墙的碎片	454
井	
——《都市童话》之一	456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	460
秋兴	466
土地啊……	469
死之印象	474
会心一笑	481
夜钟	484
在急流中	487
日晷之影	489
特奥蒂瓦坎之夜	499
背影	502
血与沙	509
鹰之死	516
美国印象片断	522
白夜	526
诗人之死	532
温暖的烛光	542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549
巴比亚厄	552

基辅情景	555
少女和雄狮	560
邂逅富士山	563
异乡的天籁	566
三峡船夫曲	570
哀驴	575
晨昏诺日朗	579
俯瞰	583
江南片段	587
周庄水韵	600
智慧的声音	604
面对永恒	610
真幻之间	613
遥远的叹息	617
心灵的花园	
——读《追忆似水年华》札记	621
重读《西窗集》	633
莱辛，你不必担忧	638
我为什么写作	641
小偷	644

小鸟，
你飞向何方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
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
里。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泰戈尔就把我迷住了，一本薄薄的《飞鸟集》，竟被我纤嫩的手指翻得稀烂。那些充满着光彩和幻想的诗句，曾多少次拨动我少年的心弦……

《飞鸟集》破损了，我渴望再得到一本。然而，“文化革命”一开始，这个小小的愿望，竟成了梦想。我的那本破烂的《飞鸟集》，也被人拿去投入街头烧书的熊熊烈火中，暗红色的灰烬在火光里飞舞，飘飘洒

洒，纷纷扬扬。我仿佛看见老态龙钟的泰戈尔在火光里站着，烈火烧红了他的白发，烧红了他的银须，也烧红了他的朴素的白袍。他用他那冷峻而又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看着，看着，他的神色变了，似有几许惊恐，几许不安，也有几许愤怒，几许嘲讽……

我还是喜欢泰戈尔。在动乱的岁月里，我默默地背诵着他的诗，以求得几分心灵的安宁。“诗人的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求它自己的歌声”。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大自然中了——那宁静而又浮躁的海洋，那广袤而又多变的天空，那温暖而又清澈的湖泊，那葱郁而又古老的森林……

有一天，我忽然异想天开了：到旧书店去走走，看能不能找到几本好书。结果，当然叫人失望。但，我发现，有时还会有几本“罪当火烧”的书出现在书架上，或许，这是由于店员的粗心吧。于是，我抱着几分侥幸，三天两头往旧书店跑。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又走进冷冷清清的旧书店。我的目光，久久地在一排排大红的书脊中扫动。突然，我的眼睛发亮了：一条翠绿色的书脊，赫然跻身在一片红色之间。呵，竟是《飞鸟集》！

该不会有另一种《飞鸟集》吧？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看，果真有泰戈尔的名字。随即，我又紧张了，是的，这年头，得而复失的太多了。挤压着《飞鸟集》的一片红色，又使我想起街头那一堆堆焚书的烈火，那漫天飞扬的纸灰……我赶紧向书架伸出手去。

几乎是同时，旁边也伸出一只手来，两只手，都紧紧地捏住了《飞鸟集》。这是一只瘦小白皙的手，一只小姑娘的手。我转过脸来，正迎上两道清亮的目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抬起脸看着我，白圆的脸上，一双清秀的眼睛眨巴眨巴地闪动着，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微波起伏，平静中略带点惊讶。

小鸟，你飞向何方

我愣住了，手捏着书脊，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她开了口：“你也要它吗？那就给你吧。”声音，清脆得像小鸟在唱歌。

我的脑海里忽然旋起个念头：在这样的时候，她还会喜欢泰戈尔？莫非，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于是，我轻轻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书？”

“谁的书！”小姑娘抬起头来，颇有些惊奇地看着我，秀美的眼睛睁得滚圆，转而，开心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做了个鬼脸：“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一个满脸白胡子的印度老爷爷。我喜欢他。”说罢，用手做着捋胡子的样子，又格格地笑了。如同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了一颗石子，笑声，在静静的店堂里荡漾……

啊，还真是个熟悉泰戈尔的！我多么想和她谈谈泰戈尔，谈谈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谈谈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世界呵！然而，这样的年头，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谈话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年轻，我还是懂得这一点。小姑娘见我呆呆地不吭声，刷地一下把《飞鸟集》从书架上抽下来，塞到我手中：“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她已经转身去了。我只看见她的背影：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随着她轻快的脚步摆动……

她走了，像一缕轻盈的风，像一阵清凉的雨，像一曲优美的歌……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旧书店里的那次邂逅，留给我的印象竟是那么强烈。真的，生活中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情，有时会深深地刻进记忆中，永远也忘不了。我不

知道那个小姑娘的名字，甚至没有看仔细她的容貌，但，她从此却常常地闯到我的记忆中来了。当我看着那些在街头吸烟、无聊蹉跎的青年，心头忧郁发闷的时候，当我读着那些大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文，两眼茫然迷离的时候，她，就会悄悄地站到我的面前，眨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莞尔一笑，把一本《飞鸟集》塞到我手中，然后，是那唱歌一般悦耳的声音：“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

她使我惶乱的思想得到一丝欣慰，她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几分充实。她使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忘记了世界，抛弃了前人创造的文化，抛弃了那些属于全体人类的美的事物！

有时，我真想再见到这位小姑娘，可是，偌大个城市，哪里找得到她呢？有时，我却又怕见到她，因为，在这些岁月里，有多少纯真的青年人变了，变得世故，变得粗俗，就像炎夏久旱之后的秧苗，失去了水灵灵的翠绿，萎缩了，枯黄了。我怕再见到她以后，便会永远丢失那段美好的回忆。

一次，我在街上走着，迎面过来几个时髦的姑娘，飘拂潇洒的波浪长发，色调浓艳的喇叭裤子，高跟鞋踏得笃笃作响，香脂味随着轻风飘漾。她们指手画脚大声谈笑着，毫无顾忌，似乎故意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投去惊奇的目光，目光之中，不无鄙视。对那些衣着打扮，我倒并没有反感，只是她们的神态……

我忽然发现，这中间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呵，难道是她？是那个在书店遇见的姑娘！真有点像呀！我的心不禁一阵抽搐。我迎上去，想打招呼，她却根本不认识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勾着女伴的颈脖，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哦，不是她，但愿不是她，我默默地安慰着自己，呆立在路

小鸟，你飞向何方

边，闭上了眼睛……

是的，这决不会是她。然而，这件小事却给了我心头重重一击。工作之余，我又打开泰戈尔的诗集。泰戈尔，这位异国的诗人，毕竟离我们遥远了，他怎么能回答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疑虑和苦恼呢！他的一些含着神秘色彩的诗句，竟使我增添许多莫名的忧愁和烦闷。“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风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的乐声”。可“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冬天的小鸟啾啾着，要飞向何方？

历尽了一场肃杀的寒冬，春天来了。经过冰雪的煎熬，经过风暴的洗礼，多少年轻的心灵复苏了，他们告别了愚昧，告别了忧郁，告别了轻狂，向光明的未来迈开了脚步。就像泥土里的种子，悄悄地萌发出水灵灵的嫩芽，使劲顶出地面，在春风春雨里舒展开青翠的枝叶……

恍若梦境，我竟考上了大学。去报到之前，我清理着我的小小的书库，找几本心爱的书随身带着，第一本，就想到了《飞鸟集》。呵，她在哪里呢？那个许多年前在书店里遇见的小姑娘！此刻，即使她站到我面前，我大概也不会认识她了，可是，我多么想知道，她在哪里……

人流，长长不断的人流，浩浩荡荡涌向校门。我随着报到的人群，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怎的，我仿佛有一种预感——在这重进校门的队伍中，会遇见她。于是，我频频四顾，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次又一次，我似乎见到了她——她背着书包走过来了，脚步，已不似当年轻盈，却稳重了，坚定了；身上，还是那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